



原创文学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qidian.com

大女人时代的迷人粉势力，不要错过引领潮流的机会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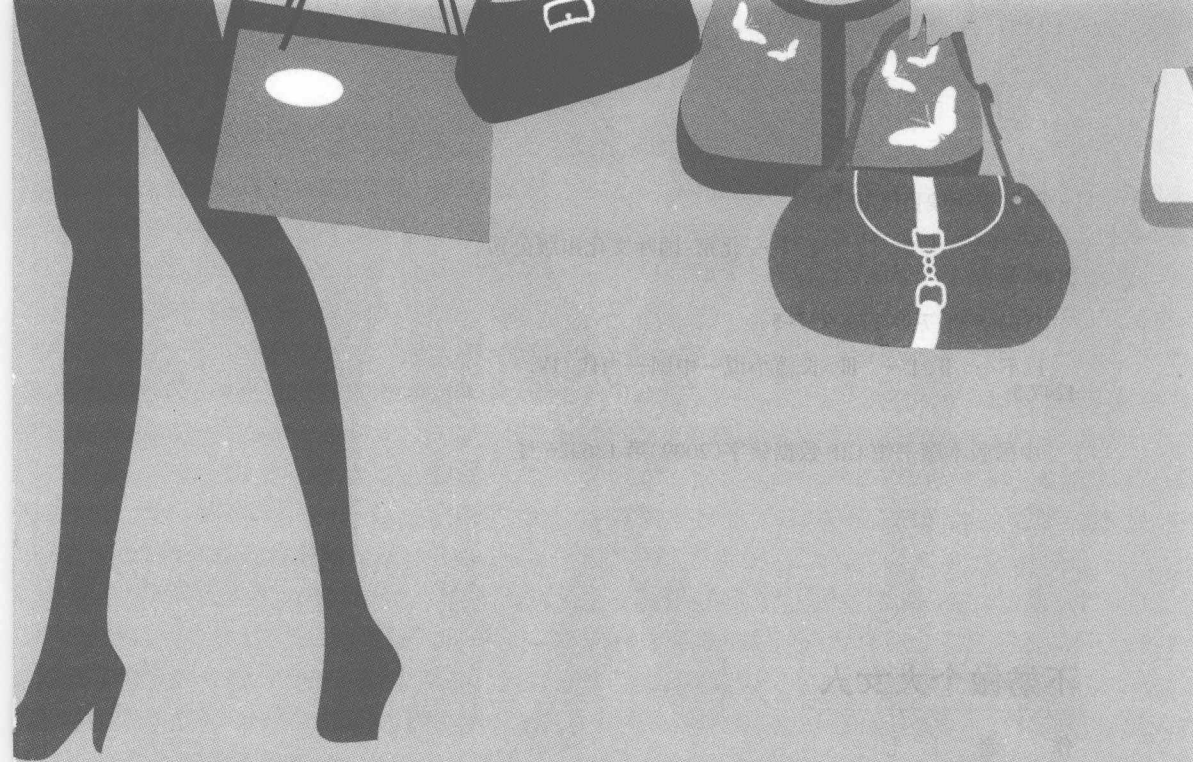
不妨做个大女人

◎ 十七 著 ◎

五个时尚圈女人的玫瑰人生，踏着高跟鞋摇曳在男人的丛林
看似光鲜的生活千疮百孔，插在背上的匕首刀刀致命
曾经绕指柔，化为百炼钢——

做爱情中的小女人，婚姻中的大女人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不妨做个大女人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妨做个大女人 / 十七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09.11

ISBN 978-7-80173-957-5

I. 不… II. 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86926 号

不妨做个大女人

作 者 十 七
责任编辑 李 璞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× 1000 16 开
21.5 印张 48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957-5
定 价 26.8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地址: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目录 CONTENTS

CONTENTS

Chapter 1 五个女人的戏•001

Chapter 2 好好坏坏都是生活•022

Chapter 3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•041

Chapter 4 在不经意的地方,藏着痛苦彷徨•058

Chapter 5 扒出柴米油盐中崭新的味道•081

Chapter 6 背叛从放纵开始•118

Chapter 7 新旧交替的各自悲欢•138

Chapter 8 风波过后的欣欣向荣•163

Chapter 9 新的磨合,有人欢喜有人愁•197

Chapter 10 女人的战争,源于男人的暧昧•213



CONTENTS 目录

- 225•Chapter 11 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
- 236•Chapter 12 今夜,与谁共眠?
- 241•Chapter 13 空掉的一块,谁来填补?
- 250•Chapter 14 女人帮的人生拐角不期而至
- 267•Chapter 15 女人永远后悔跳错坑
- 278•Chapter 16 微笑,假装一切都好
- 288•Chapter 17 生活是一缸煮沸的水,每个人都在煎熬
- 297•Chapter 18 在混乱中悲壮前行的女人帮
- 313•Chapter 19 幸福,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
- 327•Chapter 20 久违了,生活
- 339•尾声:圆满了,或者妥协了……

完美妻子谢嬛佳的失败婚姻

谢嬛佳如同过去的无数个星期五一样，准备和丈夫于广宏逛街吃饭。

午饭后，她在网上搜罗了京城所有商家打折的信息，又从书包里拿出自己过去一个星期积攒的超市促销单，认真比较学习所有内容，用粗粗的马克笔圈圈点点，然后心满意足地给丈夫打电话。

“哈罗，亲爱的，下午好。”她一边说着一边收拾自己的办公桌和抽屉，这是她每周五下午必须的功课，务必每个周五的下午集中清理一下自己的东西。

于广宏的声音懒懒地从听筒里传来，说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已经盘算好了，我们去东四环的百盛吧，那里今天打折买三百返六十，然后我们去必胜客吃披萨，上个星期的赠券明天到期，必须花了，然后，我们去隔壁的沃尔玛购物，今天那里的牛奶、花生油全市最低价。”

“好吧。我们还可以去那边看个电影，现在《梅兰芳》正火。”

“不不不，那个影城比较贵，我们还是明天去门口的文化馆看吧。”谢嬛佳的眼睛顿时瞪得滚圆。

“我不想去文化馆，冷得四面透风。”于广宏顿时兴致全无。

“那我们等几个月，从网上下载吧，我们准备生宝宝了，要精打细算。”

“那我们回家吧，不要逛街了，反正每次逛街也不买东西，我们家门口的超市虽然贵几毛钱，总比油钱便宜吧。”

“亲爱的，我喜欢的那件衬衫如果打折还赠券的话，很划算的，我都把动物园、万通、百荣世贸逛遍了也没有仿的。”

“好吧，随你。”于广宏挂了电话，随即翻了翻手机的电话本，拨通了好友裴一的电话，“哥们儿，无论如何，我不想再继续了，今晚东四环百盛的必胜客。”

裴一是年轻有为的律师，他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。

谢嬛佳挂了电话，迅速收拾好自己的办公桌，拿出化妆包走向洗手间，路过楼梯间的时

候看到同事兼闺蜜们在抽烟，也加入进去，问祝玲珑：“亲爱的，明天你什么时候飞机？”

“一早，要什么东西。”祝玲珑把自己的烟夹子递给她。

“已经邮寄给你了，如果DHC的卸妆油还是买一赠一，帮我多带四瓶。”谢嬛佳掏出ZIPPO打火机点上。

“你要那么多卸妆油干什么，我春节去日本给你带植村秀，买一瓶得了。”梁可说。

“广宏的妹妹和堂妹上次用我的都说好，马上就到元旦了，全家聚会的时候送给她们。”

“那也用不了四瓶啊！买一赠一还不够，一人一瓶，难道于广宏他妈妈和姨妈又各自生了一个女儿？”冯流瑟笑问，她嘴一贯厉害，句句都是段子，说得大家都笑了。

“好好的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，反正一样的价钱，买一赠一，我就送一搭一。她们也可以拿去送人。”

黄思思也闪身进了吸烟室，加入她们：“谢嬛佳的精打细算、周到体贴已经炉火纯青了。”

“几瓶卸妆油，你们也能挤对我半天。”谢嬛佳也笑了起来。

梁可不笑了，正色道：“不是挤对你，是佩服，昨天晚上我们在避风塘打升级的时候还说呢，一样的工作，一样的薪水，你们家于广宏也不是大富大贵，也就是普通白领，怎么就你年年买LV，出国度假，去年还存了十万块买基金，你老公也从穿真维斯班尼路改头换面成登喜路，结婚三年买房，买房后两年又买车。”

“你们就见贼吃肉，没见贼挨打，怎么没看见我的包除了几个真的LV，剩下的Dior、GUCCI都是广州出差的时候桂花楼淘来的，每年去国外的机票都是你们的积分帮我换的，我的衣服里好多都是早上五六点钟去动物园翻尾单货翻来的，那时你们还睡觉呢！”谢嬛佳说话的时候也打量着自己，完美得无懈可击，每个毛孔都透着骄傲的呼吸。

是的，她是有理由骄傲的，自己今天通身上下每件行头加在一起也就是贵友里ONLY的一件贵点外套的价钱，可是和她的这些穿大牌的同事站在一起并不逊色，好像还完美了一些，因为她的衬衫格外平整。

阿玛尼是不需要烫平的，因为不平整也是阿玛尼；可是，秀水三百块买一打的衬衫务必要烫，不烫妥帖就真的是地摊货了。

于广宏停好车，没有熄火，打开车窗抽了一支烟，想着一会儿的第一句话该说什么。谢嬛佳会说什么？他不用想也知道，她一定会说，就喜欢来这里购物，因为这里停车不收费。

想着想着走神了，烟头燃尽烫了手，他骂了一句：“妈的！”锁车进店。

天气很冷，今天大约是今年北京最冷的一天了，风卷着人往商场里奔，隔着商场的玻璃窗，于广宏看见老婆从远处的风里跑来，薄大衣、长靴子，每一步都抖落出一截丝袜的腿，铁打的人也是知道冷的。

他有点心酸，没有谁比自己更明白，她的省俭盘算和家里的风光体面丰衣足食环环相

扣紧密相联。可是，仍然不能再忍受这样的日子，他们的从前不是这样的，那时他们每个月都会刷爆信用卡，月底却盘点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但是似乎没有谁在意，没有谁不开心。

谢嫒佳远远跑过来，搂紧老公，亲了一下，带着一股凛冽的寒气。

于广宏拨拉着她被风吹乱的头发，说：“这么冷，早知道去接你了。”

“不用，从公司一趟公交车直达，你接我还要绕来绕去，周五堵车，浪费汽油。”她说解着解开扣子，解下围巾，挽着老公向商场里走去。

他们夫妻体面地逛着，谢嫒佳举止高雅地把玩着鞋子、手袋，后面带微笑地小声与老公说道，某物某物淘宝上价值几何，哪里见到仿冒品几乎乱真。

于广宏心里那点心酸不忍又一点点变得冰冷。

谢嫒佳终于买到了心仪的那件白色衬衫，五折而且有返券，顺带给老公买了两双户外品牌的袜子，保暖又速干。

他们如计划坐在必胜客等比萨，她始终在表达对这件衬衫的心满意足。

于广宏说道：“早知道你这么喜欢，我当时就给你买了。”

“当时怎么能买，这种经典款绝对不能在当季购买，那是不理智消费。”谢嫒佳又瞪大了眼睛。

“难得喜欢，难得高兴。”于广宏的眉头已经打结了，不过他兴高采烈的老婆并没有注意到。

“我去洗手间，另外，别点雪糕黑天使，咱们回家可以自己做。”

于广宏拿出手机，拨通了：“哥们，看见我了吗，赶紧过来，我先走了。”说完，他冲远处座位的裴一挥挥手，自己穿上外套，离开了。”

谢嫒佳从洗手间出来，看见于广宏的位置上坐了他们好友裴一，很自然地坐下，说：“好巧，你也过来啊，吃什么，我们请客，去年的基金没有赔钱，我恰到好处卖了，赚了一倍，贷款还了大部分，现在我们经济不危机。”

裴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说实话，他自己很羡慕，朋友有这样精打细算的美丽妻子，当要作为一个律师帮助自幼的朋友离婚时，面对这样的好妻子，有点难过。

“广宏这洗手间去得也太久了，我们不等他了，点菜吧。”谢嫒佳顺手从桌子下面拿出点菜牌，上面只有一个比萨和两杯可乐，不由得皱了皱眉头，“为什么点可乐啊，这里可乐真贵的，服务员，加三客奶油蘑菇汤，一个薯格，一份蜗牛，一个鸡翅，一个肉酱面。”

“嫒佳，广宏走了。”裴一很难以启齿。

“走了，去哪里了，什么时候回来？”谢嫒佳一边摆弄自己今天新买的衬衫一边问，忽然明白了什么一样，说，“他走了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嫒佳，你让他觉得生活太世俗了，太无趣，他要离婚。”裴一简短直接，有时候这比遮遮掩掩要好得多。

没有回答，没有任何反应，甚至没有裴一想象中的追问与吵闹，谢嬛佳一如既往地招待自己吃了陆续上来的一道道菜，只是不像往常那样多话，也不像往常那样热情。

薯格香脆，蜗牛有些烫口，鸡翅的味道平平，这一季新款的比萨味道有点怪。

忽然，谢嬛佳开始说话，那种冷冷的骄傲口气，标准的时尚杂志美女编辑的态度。

“我从来不吃番茄酱，吃薯条的时候我都是轻轻撒一层细盐。”

“法式蜗牛是很经典的大餐，虽然这里做得很简陋，但是有一天你去巴黎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功课，学习如何吃，这是品位，越是和女孩子一起越是要讲究这个，说不定她就会因为这个痴迷你，嫁给你。”

“必胜客的鸡翅，也就是满足一下吃鸡翅的欲望而已，实在无味，若是要吃，不如那些小地摊来得美味实惠。但是你今天这纯毛质地的西服不合适，食物的味道会萦绕在你办公室里的。”

“比萨还是至尊的味道好，其他的只是噱头而已。”

裴一心里很惶恐，他见过哭的，见过闹的，见过想自杀上吊的，没见过不说话的，仿佛一切不曾发生过的谢嬛佳令他很惶恐，他隐隐有些担心，这样的局面如何可以告别，告别之后万一有个什么意外，他心里如何安然，想着那些血肉横飞的可能，不由得有些慌了，劝：“嬛佳，嬛佳，你别这样，让人担心，他是一时意气，你别急，我再劝劝他。”

谢嬛佳依旧没有任何表示，继续吃饭，切了一块比萨送进裴一的碟子里，说：“别用刀又切比萨，直接用手就好了。”

裴一心里渐渐寒了，暗暗叫苦，这事情看来不好弄，自己今天该何去何从，本来想看着她哭闹一下，然后送回她父母家的，现在却没有办法了，只好说：“嬛佳，嬛佳，你要不哭一场，要不购物发泄一下，要不晚上我陪你去夜店喝酒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。”

“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样呢？”谢嬛佳冷冷地说，“我被丈夫抛弃已经很惨了，难道还要我像小市民泼妇一样又骂又哭满地打滚地丢人现眼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裴一倒是一时无语了，他只觉得谢嬛佳说得没错。

“让我踏踏实实把这顿饭吃完了。”谢嬛佳的声音暗淡了一些，眼睛里有潮湿的雾气，说完低下了头，看似娇羞的样子，其实是把眼泪逼回了眼眶。

裴一看到了，虽然面前的女子掩饰得很好，但他还是看到了她睫毛上那滴晶莹的眼泪，那一刻仿佛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被人狠狠打了一拳，尽是心酸的疼。

两个人沉默着吃了一顿饭，最后一块比萨吃了之后，裴一尝试着提议：“要不，我们找个地方喝点。”

“不必了，就在这喝点啤酒吧，我今天没什么心情。”谢嬛佳说得轻描淡写，“其实，我知道有这么一天的，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预计百分之五十的失败，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早，还没有等到他功成名就就来了。”

裴一从来只是知道这哥们的老婆精打细算，细得有成就，细得让人佩服，却不知道竟然还能如此这般的冷静，简直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风范，听她那么冷静直接的说辞，倒是

把想好的话都憋了回去，只好套几句俗语，说：“广宏被他妈妈惯坏了，想起一出是一出，你別太生气，过两天他一定是会变的。”

谢嬛佳呵呵笑了，说：“裴一，你说吧，于广宏开什么价休妻。”

“房子归你，车子归他，毕竟房子贵点，而且是他父母当初给钱付的首付，他想要你们的股票和债券。”裴一觉得也还算公正，也还算照顾了妇女权益。

“裴一，你还得告诉我，他为什么要离婚？春夏秋冬四季单棉、鸡鸭鱼肉汤水米面，没饿着他，没冻着他；他家人的生日忌日节日聚会，无不周全，人到礼到；我没有招蜂引蝶，没有天天和他吵架；房子、车子、股票基金，一桩一件都是我精打细算从嘴里身上省出来的。他为什么？”谢嬛佳娓娓道来，代替别人一般，质问得冷静。

“他只是觉得，拘束太多，太累了，他说，算得太细是富裕一点，可是把自由都算没了，虽然比别人吃穿用度好一点，算了那么久才得到的好一点不是那么快乐，反倒不如贫寒的。”裴一其实不太懂于广宏的感受，他总觉得谢嬛佳是他认识的老婆里最贤良淑德的，这么多哥们，只有于广宏给自己一天一个台阶的感觉。

“哦，是这个啊。”谢嬛佳笑了笑，说：“如果他因为这个离婚，我同意。但是，你告诉他，车子、房子、股票基金、家里的金银细软，一分也别拿走。”

裴一愕然了，毕竟于广宏没有移情别恋的错误，罪不至此，何况即使有过错，也不能净身出户。

谢嬛佳继续说：“这就是我的条件，或者旁人看来有些不通情理，但是，我只说一点，于广宏不过是个普通白领一年十万元的收入，我也如此，我们家凭什么买房还贷、买车、送长辈的春节礼是周大福，送小辈的生日礼是迪士尼，银行的存款是两倍三倍地长。因为是我一分一分地算的，是我起早贪黑股票基金地盯大盘，是我劳心劳神统计超市打折信息。这些，如果没有我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那点工资还不够他吃饭喝酒的。”

裴一想想有理，但是毕竟要帮助自己的哥们争一争，说：“要不，把他家的首付给他。”

“按理说，我可以给他，十万对我不算钱，狠狠心半年不睡踏实觉，我从股市赚回来不难，可是啊。”谢嬛佳的声音开始抑扬顿挫，“我就不给他，当年结婚的时候，他穿班尼路、耐克，现在他穿登喜路、范思哲，当年结婚的时候他每天吃方便面，现在他时不时有鱼翅汤喝，我伺候他如此周到，他妈妈不该给我点托儿费吗？”

谢嬛佳的声音又冷冷的，说：“裴一，我不是小女人，我不是靠着离婚要小钱的，我呕心沥血为了这个家，给了他那么多东西，他不领情，要拆散这个家，那么我自然要拿回我给他的这一切。”说完，把杯子里的啤酒一饮而尽，优雅地对着服务员打了个响指，说，“埋单。”

裴一不置可否，想，原本以为他们夫妻有隐情，却原来是这点小事，自己既是朋友又是律师，不可多说，否则将来人家夫妻和好，自己白白做个恶人，看她叫埋单，赶忙拿出钱包。

谢嬛佳冲他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我来，今天我还是于太太，是于广宏及夫人请你，明天我们离婚了，你再来请我——谢小姐好了，按照我未来前夫的说法，我是算得细致的人，今天用两个人的钱做了人情，将来得一个人的实惠。”

裴一听她这样说倒不好意思了，只好换话题：“我送你回家吧。”

“送我去梁可家里吧，我怕你失眠，一夜担心我出什么意外。”谢嫒佳直直看着他，仿佛看进了他的心里。

“你，好周到。”裴一开着车，觉得空气有点沉闷，想着她主动提出找女友陪伴，心里很是感谢。

“是啊，我算得仔细，偏偏我丈夫不喜欢这周到。”谢嫒佳第一次眼睛里有了恨恨的伤心，转过头对裴一说，“我会过日子，我会做人，偏偏他和他们家人都恨我这一点。我婆婆去过一次我的厨房后，再也没有让我们回过家，聚会吃饭都是在饭店的，因为她觉得她的厨房与我相比，太乱太脏太丢人了。广宏也恨，他恨我事事处处都比他周到，让他觉得没有面子。这些，我都知道，但是我不会改，不会装糊涂，我觉得我就是我，接受也得接受，不接受也得接受，因为我爱他，我要给他最好的荣华富贵，这些都是为了他好。我想，男人总是不接受的多，到了他功成名就的时候，自然就厌烦我了，可是，我错了，有些男人宁肯不要荣华富贵，也不愿意与一个我这样独立的女人过一生。”

说罢，她又拨了一个电话给自己的丈夫，不出所料，关机了，于是无不平静地对着电话说：“第一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今天就自己说，不让自己的朋友掺杂在中间为难，你做人的练达，终究差了一层。第二，你讨厌我精打细算，就离婚吧，对你好，长痛不如短痛，对我好，晚散不如早散。第三，你讨厌我的精打细算就不要享受我精打细算的结果，你妈妈买房子的首付不过十万，这几年我送她的衣服首饰化妆品抵过了这个数字，不要与我再讨。话说在明处，虽然这几年你也挣钱，但是如果没有我，恐怕你的钱存不下，也过不了这吃香的喝辣的日子。”

说完，两人都无话。

裴一想，自己从来认为女人是不理智的，今天终于被事实迎头痛击。

谢嫒佳想，或者自己的表现太冷静了，让人看不出曾经相爱过的影子，可是，谁被伤害的时候不是拿了盾牌再拿矛呢？爱又如何，还不是抗不过时间与生活的琐碎，即便心里是疼的，也不要再想了，没有意义。



“姨太太”祝玲珑的时来运转

祝玲珑在自己的浴缸里点了一滴催情的香缇精油，然后坐在旁边捧着一个柠檬味道的浴盐球慢慢融进水里，一边淡淡地对自己呢喃：“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，因为男人不会对你更好。”

她一路哼着小调，声音里都是三十年代属于周璇的风光。

她是富商薛义的情人，当年小，不懂人情世故，稀里糊涂成了个情人，如今大了，懂了人情世故的同时更知道维持奢华生活的艰难，意志坚定地做个情人。

她想，找个如意郎君从新开始不是不好，只是浪费了过去十年的感情，如果这是一场投资的话，等于所有的投入血本无归。

好在，时间最厚道，长了久了，那点年轻人的争强好胜被磨没了，做情人的耻辱也散尽了，她反倒学着电影书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姨太太的风范，踏踏实实做她的外宅。

电话响了，她拿起来，想也不想地说：“薛老爷，什么吩咐啊？”

薛义开车去赴新近认识的三流明星可心的约会，心里不禁有点愧疚，说：“宝贝丫头啊，临时有个饭局，你不用等我吃饭了，恐怕还要接着打牌，你也别等我睡觉了。”

“好啊，我先洗澡，洗好了等你吧。”祝玲珑的声音里有明显地失望，说，“早点回啊，我们明天上午的飞机去香港。”

他最喜欢祝玲珑这点，难得一个忠字，虽然不是忠于自己，是忠于这有钱花的好日子。更加难得，她忠诚在明处，不会让人怀疑也不让别人猜，比如从来不把家里的电话告诉别人，比如自己不在家的日子天天就只和那些女伴们聚在家里打牌，不会暧昧地泡个酒吧，让人疑惑，毕竟生活太累了，如果还要时不时猜小蜜会不会偷情，就还不如不活着。

喜欢归喜欢，可是，谁又能拒绝美色呢，尤其是他这样已经准备退休的中年成功男人，随意泡个小明星什么的，也不错。

何况，不同女人有不同女人的好处，比如这三流小明星，眼睛里是赤裸裸的欲望，她令男人觉得满足，毕竟男人都是虚荣的，谁不想风风光光地被证明是天地间万能？这小女人与自己正打得火热，有趣得很。

想到这里，随即又拨了电话给祝玲珑，说：“宝贝丫头啊，我最近有点累，要不你自己去香港吧。”

祝玲珑若有若无的幽怨不轻不重扔过去：“商人自古轻别离。”

“乖，反正我也不喜欢逛街，要不你找个姐妹陪你去，我们负责她的开销，然后再送一只LV新款给她如何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真乖。”

挂了电话，祝玲珑悠悠唱了一支《花好月圆》，自言自语：“男人啊，这人生啊，且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。”

几百块的洗发水，几百块的沐浴液，几百块的瓶瓶罐罐，还有仅仅比黄金便宜一点点的面霜，一点一滴涂抹在身上，是力挽狂澜与岁月搏斗的努力，祝玲珑觉得幸福而安然，谁说钱不好，钱是最让人踏实的物件，因为钱是实实在在能抓住的。

祝玲珑吹干头发，系好真丝睡衣的带子，对着墙上薛义的照片说：“其实，我知道，你在哪里，做什么，只是，我不知道，是谁告诉我。”

说完拿起手机，拨了梁可的电话，说：“今天我闲，要不要来打牌。还有，谁方便，一起去香港吧，我付机票和房账。”祝玲珑笑了笑，自己对自己说，“谁能比我好呢，我是那样让人放心的。”

梁可说：“好，一会儿会合了她们，一起过去，牌桌上再论香港的事情。”

可心粘腻在薛义的怀里，用舌头喂樱桃给他吃，捧着一只施华洛世奇水晶的碗接樱桃核，娇滴滴地说：“亲爱的，你说我有没有品位？我觉得这碗放果核最恰当。”

薛义知道这是前天他们一起吃饭后溜达溜达随手买得的，心里有点不高兴。不是心疼钱，如果是伊丽莎白女王这样用他薛义的东西，他会觉得天大的荣幸。但是，这三流小明星不过普通人家的孩子，电影学院毕业后做了北漂，真正贫寒过几年的，也就是最近傍上了自己才换到国贸附近的公寓，才能把时尚杂志上认识的牌子买个七七八八，她是没有资本这样轻狂的。

女人，尤其是靠男人生存的女人在她的金主面前应该谨慎非常，如果不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，最好不要学那个派头，男人不怕花钱，但是怕做冤大头，怕被轻看了，越是有钱的越是这样。

但是，薛义是女人堆里打滚出来的，他对此无所谓，见多了昨天还去公共厕所，今天嫌马桶圈冰屁股的小家穷孩子，无非是钱买来的乐子，有一天自己拍拍屁股走了，恐怕她会把这水晶碗供起来，不是思念他，而是担心今后再没有这样的东西。

可心看他无语，心里也不高兴，觉得是他小气，不疼自己，一个施华洛世奇的假水晶都不舍得给自己买，想发作，又怕得罪了他，只好用别的话题来敷衍：“亲爱的，你要不要洗个澡？我给你放水。”

薛义何等精明的人，看透了这女孩的想法，微微一笑，心里想，男人还是有钱好一点，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，说：“好好伺候我洗澡，有好处的。”

“亲爱的，什么好处啊？”可心听到这里扭到他身上亲着，手指在他耳边划来划去挑逗。

“你想要什么就什么。”薛义说着，无所谓，小家穷孩子翻不出天。

“那房子和汽车好吗？”可心说得有点懦弱，毕竟都是大手笔的买卖。

薛义已经四平八稳地躺进浴缸，闭着眼睛：“嗯，明天送你一辆小车。”

“有多小啊？”可心的眼睛里闪烁出贪婪的光芒。

“TT吧。”薛义想也没想，这是他给露水情人的礼物，他是有原则的人，什么人得到什么而已。

“哦，还不错。”可心轻轻在他脸上啄了一下，叹了口气，半嗔道，“你那小白领有我好吗？凭什么她的房子、车子都比我好。”

薛义依旧没有睁眼，淡淡地说：“因为她从来不买用不到的东西，从来不和我要她花不完的钱。”

可心撅着嘴出去了，忽然抽抽搭搭呜咽，薛义不再理她，对于这样的女人，不过是花点钱买个床第之欢，热水泡透了身上每个毛孔，可以听见嘭嘭的绽放的声音，舒坦，谁的浴缸谁的床不重要，身边哪个女人也不太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自己埋单。

有钱老男人与年轻小白脸最大的区别，前者以全部是自己付款为荣，后者以全部不是

自己付款为荣。

薛义想到这些自豪地甩甩头，忽然，他也想到，这浴缸、这床、这女人，自己用，别人也用，有些恶心，刷地站了起来，草草擦了身体。

可心打定主意要给他点脸色看，故意不理他，哭得梨花带雨娇喘连连，每个动作都是演练了无数次的勾魂招式。

薛义有些烦躁，心里一点点泛着苍凉，仿佛一瞬间得了道的佛陀，满心满眼的敞亮，眼前这女人格外令人厌弃，虽然是花钱买来的欢愉从来不曾珍惜，可是毕竟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与情感，在这样一个心里完全没有自己的女人身上发泄欲望，是多么无聊的一种无聊。

心里想着，也就在床上躺不住，仿佛床单上都是别人的味道，抄起棉线衫套在身上，可心看他要走的样子，心里发慌了，赶忙伸手拉住他：“别生气嘛，我知道错了，不应该用那么贵的东西放垃圾。”

薛义看看她，娇媚的面容和做派都淡出了自己的思维，没有任何语气的说：“这东西不贵，几千块而已，我还算有钱，做垃圾桶没什么，就是你每天砸一个都可以。如果，你是李嘉诚的女儿，可以这么做，因为她从小就被钱围绕着，这件小玩意不过是寻常的物品，如同你小时候砸个饭碗一样普通。但是，你不能，因为你没有这样的身家背景，你爸爸是下岗工人，靠卖菜养活你残疾的妈妈，你捧着你父母结婚时别人送礼的旧瓷碗吃了十几年饭，今天有什么资格用水晶碗放垃圾？”

可心一边把他的衣服抱紧在怀里，一边哀求：“我错了，我一定改，再也不会了。”

“没有机会了，你每天都在抱怨玲珑得到了很多东西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她花十万就和我要十万，做好了跟我一辈子的准备；而你，花一万会找理由要一百万，因为你随时准备离开。”薛义一把夺过自己的裤子穿上，摔门离开。

他要去一个地方，与一个能与他长相厮守的女人厮守。自己的元配妻子或者是祝玲珑，前者恨他，却不愿意离开他，后者应该是不恨也不爱，毕竟因为钱与他一起那么多年，他开始考虑往后的日子，毕竟一辈子挣扎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过什么都不想的日子，究竟谁是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的人？

想着，还是让司机去祝玲珑家里，南锣鼓巷深处的一座四合院，毕竟老夫老妻的平淡加上百依百顺的态度，让他有点生分了自己的妻子，更喜欢祝玲珑那份真实，不高兴就是不高兴，乐就是乐。

祝玲珑的家在时下最流行的南锣鼓巷，北京城最幽静却又最火热的地方，就在这片硕果仅存的老城区四合院里，薛义喜欢她身上时不时的旧中国情调，加上她家里是满人在旗的皇帝远亲，宝马配英雄鲜花赠美人，一起第五个年头上，送了两进的院子给她，又花了一笔不少的钱改造，虽然是平房，却比普通的别墅还舒服精致，何况更加有北京的记忆。

可是，祝玲珑的日子却没有因为这好房子而变得更加热闹，自从父母知道女儿给有钱男人做了外宅，毅然决然与她断了往来。平时，薛义要忙的事情多，回家和来这的时间大约是

一半一半，还要时不时出去花钱买个乐子，三五天见个面，本来相处时间久了就没什么激情，这样的身份、这样的生活，还是有点落寞的尴尬。

还好，平时几个朋友喜欢在这里聚会，冬天烧了热热的暖气喝加冰的威士忌到头上汗涔涔的，夏天在用玻璃封顶的院子里吹空调开窗放风，打扇子逗金鱼缸里的乌龟。

祝玲珑估计时间差不多了，吩咐保姆开了红酒镇在冰桶里，另外热热地煮一壶话梅花雕，水果与小食都准备下，另外再包点馄饨做消夜，今天是周五，来的人通常是住在这里耽搁一两天，反正房间与床有的是，愁就愁在太冷清。

外面开始星星点点飘雪花，祝玲珑拉过一件貂皮斗篷围住自己，舒舒服服地斜倚进院子里放着的贵妃榻，虽然也热热地烧了暖气，玻璃封顶的院子也挡不住寒气，这件斗篷是按照昭君出塞的款式定做的，主要的作用就是围着在院里赏冬天，一寸长一寸暖和，贵妃榻上铺了一张狼皮与羊皮拼合的垫子，也是为了暖和。

榻前的取暖电炉上温着花雕酒，丝丝味道飘过来，她忽然有些困倦了，隐约有点后悔招呼朋友们来，如果无约，就可以睡了。怕真的睡着了，拿起贵妃榻边上一个石雕莲花中心的玛瑙佛珠，念了起来，六字真言笼罩了心里。

门铃声响，祝玲珑不动也不言，保姆跑去开了门，梁可和谢嬛佳携手进来，谢嬛佳一张哭肿的脸。

“车骏马，衣轻裘，贵妃榻上昭君态，你可真是幸福啊。”梁可坐下，凑过来倒了一杯热花雕喝下去，滚滚地热。

祝玲珑也倒了杯黄酒递给谢嬛佳，说：“我是幸福的，不过有人一定大不幸了，否则这周五干什么到这里来。”

“大事，我要离婚了。”谢嬛佳接了酒盅，又拿出烟来。

“就知道，自古能干的女人生活多不幸。”祝玲珑也叼上一支烟，把佛珠拢在手上，幽幽地说，“于广宏就没长能消受你这样老婆的面相。”

“就是，就是，打牌去。”梁可褪去外套，“今天真冷，别看是周五，南锣鼓巷的酒吧都没什么人。”

“走走，打牌去，阿姨啊，该置办什么小吃抓紧时间，天冷街上人少，恐怕北口的生蚝、街里的杏仁豆腐都关门早。”

说毕，三人携手进屋，她们打纸牌麻将，两个人能玩、三个人也可以，她们不为打牌，多半是为了找个事由凑在一块打发时间。

梁可她们进来后直接进客房，到洗手间卸妆、洁面，最后每个人都顶着一张面膜出来，换上家居衣服，因为经常到这里来住宿，所以有属于她们的客房，衣柜里也放了几件衣服。唯一不方便的是，不能穿着睡衣四处跑，薛义可能随时回来，而且门口的房间住了司机和保姆。

祝玲珑已经把一壶花雕喝尽了，三个人换上红酒，桌子上已经放好筹码，电视里放着美国肥皂剧《绝望主妇》。

打牌不过是为了配合聊天，免得大家都没话说的时候冷场，今天固然不会冷场，是谢嫒佳淡淡的诉说和梁可、祝玲珑的义愤填膺。

女人与男人的视角永远是不同的，女人看不起的女人是男人的手心宝，女人惺惺相惜的女人通常都不讨男人喜欢。

正说着，薛义回来了，看到她们在玩牌，尤其是梁可她们俩穿着运动衫，明显做好留宿的准备，心里顿时暖暖的。这年头，小蜜也能如此安然的实在不多了，更何况祝玲珑这样的女人，漂亮、有工作的小白领，每天在时尚杂志社接触花花世界的万般诱惑。

有些时候，想到祝玲珑，他甚至有些扬扬得意，当年从一群明星的包围里选了她，一个普通的职业女孩，仅仅有个工作而不是事业，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宠爱她。今天总结下，还是好的，读书明理的女人毕竟多一点真心，多一点廉耻，多一点本分。

他打过招呼，径直去卧室也换了衣服，出来和她们坐在一处，笑问：“谁赢了？”

“除了我这样情场失意的人，谁还敢赢，薛爷，最近有什么股票可以买啊？恐怕我的财运要好起来了。”谢嫒佳抽着烟问，面上平淡无奇，心里是刀割一般的疼痛，恐怕除了自己没有人能明白这段失败的婚姻是她生命中什么样的痛。

祝玲珑点了支雪茄递给薛义，又给他倒了杯红酒。

薛义把纸牌麻将收了扔在一边，说：“三缺一变三加一，咱们打几圈，你多输钱给我，我就告诉你。”

“无商不奸，自古的名言。”大家都被他的幽默逗笑了，按下自动麻将机，把牌摆上。

牌过四圈，酒过几巡，薛义今天心情起伏，多喝了点，有些醉意与困意，三位女士都是水晶心肝玻璃人，都说散了，围坐着看电视，梁可她们看薛义回来，就打算回家了，起身要告辞。

薛义连忙拦着，说：“别拘束，住下吧，都不是外人，平时我忙，都仰仗你们陪着玲珑，这深更半夜因为我让你们回家，我于心不安。”

都是熟人，也不再客气，她们就起身要去客房睡了。

薛义说：“早点休息，明天我和玲珑去香港，大家一起去，让玲珑请客，吃饭住宿外带购物。”

梁可和谢嫒佳彼此看看，有些惊讶，认识薛义也有些年了，从来没有这么亲切地对她们，往常都是很客气的。

祝玲珑也很诧异，从前多少是要顾虑她的尴尬身份，他们很少一起出行，自己还要避讳着人。这次一起去香港是她软磨硬泡的结果，刚刚电话里说他不去大概也是不想让别人看到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不禁看向薛义。

薛义三分酒色盖脸，说出十分的心里话：“玲珑跟了我许多年，半亲半友，不容易，我不说，但是心里明白。我当着你们，她的好朋友，说一句承诺，从今天起，她是我至亲至爱的人，家里那位有什么，她就有，家里那位没有的，我也会给她，只因为，差她一个名正言顺。”

梁可她们安慰地看着祝玲珑，眼睛里是对她守得云开见月明的祝贺。

祝玲珑红了眼圈，缓缓地抱着薛义，心里暖暖地。

各自无话去睡，薛义的呼噜已经轻微响起，祝玲珑却睡不着，她对于今天的一切，不曾渴望过，自从跟了薛义，没想过以后是什么样子的，只是过一天便是一天，就是知道有一天即使被抛弃也会被安顿好的放心。

当年的一幕一幕涌上心头，她家也是富贵过的，也一直保持着旗人娇养女儿的传统，自己也是比别人优越着长大的孩子，顺风顺水地读书、工作，就等着顺风顺水地嫁给一个中意的男孩子，家里却因为炒股票的失败一贫如洗，所有的首饰、贵重的衣服，甚至收集了多年的邮票都被拿来换成远远低于原来价值的钱，还给银行，那时的困顿，是不曾经历过的。

后来，认识了薛义，跟了他，也是因为受不了当下的难过，对过往风光日子的怀念。断了与家里的联系，断了前半生的所有经历，一心一意跟着他，没想过今后，也没想到过今天。

祝玲珑觉得薛义今天格外多了点疲惫，有些出乎意料，打开手机彩信，那张他与可心的亲密照片跃入眼里，自己轻声说：“有什么重要？我不在意，我只是好奇谁发给我。我是别人不知道的一个存在。”



模范夫妻冯流瑟的七年之痒

冯流瑟与丈夫周何平驾车去京北的度假村过周末，庆祝他们结婚六周年，也就是传说中的七年之痒，特意预定了最贵的房间，附带一个小院子，院子里是鹅卵石和木板拼合的地面，有一个露天温泉水池，房间是十九世纪欧洲古堡的风格。

周何平要加班，两个人九点才出城，已经饥肠辘辘，格外期待即将到来的庆祝大餐。他们夫妻两个一路聊天调笑，感叹做了七年夫妻，探讨着七年之痒，并且彼此都提出预案，怎样躲过七年之痒。

其实不过是凡尘夫妻的看不穿，如果七年之痒那么容易就躲过，还能是婚姻第一杀手吗？

房间很满意，冯流瑟在这里做过杂志的明星之夜，所以度假村的老板和她很熟悉，叮嘱打了折扣，又知道他们是结婚六周年，特地放了鲜花在房间里。

冯流瑟摩挲着钻石玫瑰丝绒一样的花瓣，偷眼看房间里梳妆台上的镜子，自己果然没有从前玫瑰一样的面容了，现在的面孔虽然依旧紧致滋润，却少了花般的娇嫩，不由得感叹，问：“老公，你觉得我和当初咱们结婚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吗？”

“当然，那时你是女儿，现在你是女儿的妈妈。”周何平头也不抬地忙碌着，他还穿西装打着领带，浑身地不舒服，进了房间就连忙打开箱子翻找运动衣裤。

冯流瑟显然对丈夫的回答不满意，估计任何一个女人也不会对这回答和态度满意的，索性不理他，自己对着镜子左顾右盼，感叹时光不再。心里有些遗憾，这么大的床，还不如带女儿来一起住。

两个人相敬如宾久了，难免有些疲惫。当年，在学校他们是模范情侣，毕业后结了婚，又